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荊川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七千五十五

集部

荆川集卷十

明 唐順之 撰

墓誌銘

僉事孫公墓誌銘

 孫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

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盛溪因自號峰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

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
按搆怨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叅議矣仍落山西
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後仕途二十八年
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為
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
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為悔嘗言興利易
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思
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

所千戶綰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悵悵出恩下不敢
喘令丞左右亦多為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
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
公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
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
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
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
死者數人邑中為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廩代民輸自

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
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
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瑞斬反其獄且中公奏下
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
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
繫困辱之乃為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摘御史隱曲御
史得書大慙慙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已
而為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

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為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為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上官以為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為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

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為謀者與其黨十餘人勅旌其功嘗以僉事奉命大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為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為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讐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上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解讐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負

怙跳踴以為常公以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撫馭人賴
安堵頃之命往閱邊斬首多以贊畫功賜金自為令即
力董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偬盜賊蠻夷反側兵
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
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辨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
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怒以為慢已因考察中
之遂以罷自知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
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為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

為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為相故
交也同年桂公為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
齬于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
間餽寶帶鉤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
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恚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大
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簾中假公移投入公
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
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

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家公之先諱
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忠
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氏贈
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為刑部主事植始聞公
病脾䟽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
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知子矣先君每誦子之文
而得子之為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先君意也因涕
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於公

也哉於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錢萱所為狀與公所
上張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
也銘曰噬嗑腊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
其屯卒困於臀嗚呼古稱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
則是銘

張運使墓碑銘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為號曰東洛
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為無錫人公以成

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為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為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詘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

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為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為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廊廊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廊之出惟廊能致公之受蓋兩相

為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峒頑獷不可羈紲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為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黷貨大為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為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為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

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
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
免為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為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
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司為忌者所
論則又蹶硜硜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
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
也公壯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
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

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
發篋空無所得怏怏去公為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
賄垂老猶疑千鎰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
贊四臣事評蠲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
世皆不仕而公父禰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
公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為儒稱其家
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
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啟公配過華二宜人之兆

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為豪雋夫漢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世下而趨純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闇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骭髀獨信遂與世屯既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

好枵然空篋為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
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
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墨夫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漓于多岐
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
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
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

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
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
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亡障
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
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
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
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

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
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
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
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
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
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
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
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

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
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二十八
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
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
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
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
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
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

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
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
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
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
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
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
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
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戊武平遂為亳人祖

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
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瑄皆無
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
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
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
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
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
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

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為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為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焚焚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

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行毫之南墟有鬱
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
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
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謙以
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
所安故不為嵬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

為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為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為泰

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為儒自君始後君
貴始贈其父宏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為太
安人君始以寔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簞
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簞燃火讀書君父為
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
中不能炊糞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
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
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

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
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
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
者也于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
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
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衿厓岸鎖
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
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羯羠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

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
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
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忝忝如也
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
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
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
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為多君
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

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為主事是時
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
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愔實則多推
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君猶
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歛自可知已王君汝中洒
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
獨心敬王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
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癰卧君謝病歸養君居鄉

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
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
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
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
幸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
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
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
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君自

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趙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為稽勲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

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為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
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
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
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
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
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
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衆以
為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

愜欲解官又業已為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
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
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
講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
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
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
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為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
一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

喜為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為詩古文務理
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
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
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
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
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
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
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為我偶不為人綺

大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
所不遺藏疾於藪有如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
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
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唐郎中嘿菴墓誌銘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南
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
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為葬具茅君又將

因邑諸生之請為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嘗為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為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為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為循吏於銘法宜於是採君之姻友舉人陳君佐所為狀為之叙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為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為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

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
恥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
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為舉人
入國學時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啟囊而還之君自少
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蘄然不為所汙染若此平生尤
以忠孝氣節自許為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
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
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為州縣未嘗一日攜妻子數千

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羹豆榻茅以
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
豐為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為山東悍州君既素宣弟長
者務掩人瑕疵其為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
朴苛細為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濶久之真誠溢
出吏民至不忍欺給遂以辦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
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
為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

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為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為之行其無理雖權勢人百方為請毫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居縣數年告訐請託之俗為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拊綏疲人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

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裒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不見臧否其為吏尤恂恂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鏑片言折伏豪索敏銳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

居官率空橐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以行以是著節聲亦以是淹滯於世為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為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為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月卒女二壻李某王謚孫男三思忠思信幼者未名始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竦一時君為補齋入室弟子

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
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湏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
子駸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輩其著也合
節以女婚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為之經紀其家而速余
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人為吏廉者或刻
惟君長厚溫溫惇惇凡人於鄉貞每絕俗惟君渾然不
露畛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閭有言近古太丘經紀
其家弟子事師賻葬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謨美太史則

宜

李郎中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為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為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為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

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
斲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
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
有冀于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
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于是始就選為
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
無不悉力為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
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為多雖職專平刑而

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間而已為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為散吏而祠祭為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于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已決于去矣于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為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于進怯于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為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于郎中之時

者猶為易而去于進士之時者則為難蓋官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于正德之時者猶為易而去于嘉靖之時者則為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為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于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汨沒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欲糲飢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不載

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于身者薄故繫于物者輕繫于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撓之者少矣而況于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識公于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為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為狀請銘于予于是知公為尤詳公孝弟修于其家廉讓信乎其鄉多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既以

恬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部員外郎諱臯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姚篚孫男四人開閭闔闢開為邑庠生孫女四人初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欲為公擇葬地公輒泣然止之曰吾死必邇吾母于是子忠等葬公于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

喪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櫟不捨泊然不
繫惟公者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此也

戶部郎中林君墓誌銘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徵孝
廉不就父堯縣學生方貢於太學會君貴推恩封承德
郎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六川其
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有所受而精之以思多
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為庠生時諸經生則已

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蕭君請以為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贓敗因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為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為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

外郎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
郎中過家病卒年五十二君為人恂悞質訥蕙蕙細謹
世俗一切鉤距機警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
為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為之然者以是居鄉亦
以是為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
未嘗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
不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
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糜山谷素捍文網之民有十

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窰居人之不為窰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時里中以窰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為無故減三十餘戶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為功最而君之為令蓋如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賄不擇美惡乾濕歲久浥爛輒繫死不能賠死則連繫其妻子坐監龍江倉時欸欸戒語

其屬曰柰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浥爛坐罪者君輒愀然曰柰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浥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為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

軍三月食或謂于法不得相借君不為止已而朝廷竟從君議當是時徵君一軍幾詢詢君本細謹畏事為戶部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十畝以給族人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甚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諸生言君娶云云于是君之鄉人洪君朝選狀君之行而一新且

因洪君以請銘於余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為他人忠
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至君固可望而知也為之
銘曰百姓之譽可以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得蓋
其暫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人以思
既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為銘庶幾不蔽乎君之德
施推官墓誌銘

公無錫人也姓施氏諱閭字克和自號靜觀居士以貢
為平樂府推官致仕歸凡十六年今年嘉靖丁酉七月

一日卒年七十有七越三月辛亥望日葬于惠山從先人之兆也公自少讀書能為文章及年五十餘始得官而平樂在南荒水陸之途且七八千里公素疎散不喜為吏雖強往非其樂也滿三載卒棄去公磊犖魁岸負氣少所屈下又善談對客咕咕不休意所蓄藏如噎物必吐之乃已故不能媿媿以久于官亦不能沈浮以媚于鄉里或有過雖親故必剖露無所隱或不可其意雖貴勢必衆中噍罵之恐其不聞以是人多畏其口為推

官時值徭酋放橫上官以公口辨遣入谿峒中諭酋酋
為之愧屈剽掠一息性喜為詩尤好陸放翁之作所著
有北遊錄粵南紀游靜翁遺稿其中所載詩為多大抵
皆師放翁而似之者其在平樂意所感慨亦往往寓之
於詩郡產蓮酒諸貴官往往下郡恣所取無限度民苦
之公曰酒有盡而索者無盡雖涸江水為酒亦不能給
也因作詩以諷諸貴官慙之自是少索蓮酒者既罷歸
家無厚儲則一以其力寓之于詩後年益老病痺家益

蕭然公絕不以屑意而吟詩如故既病痺不可起公曰
世所謂諱死者此騷孺子耳死即死何足藉乎及死猶
自謔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嗚呼此豈所謂達
人者耶公父諱廉為醫學訓科施故醫也至訓科名益
顯訓科子惟公一人而有女二一女嫁于龔訓科君所
命公字而子之名漸者龔氏妹所生子也初公未有子
因子漸于是尚冀自有子也後公果自有子曰渙矣復
天死故漸未歸龔氏雖自渙在時公愛漸與渙等漸有

子陽得公亦撫而教之如其孫公卒漸行三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漸與漸之所以報公者鄉人皆以為厚而余以此未知公之心也嗚呼甥舅之不相為後也久矣古者緣恩以制服據義以立宗故袒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于施氏而况施氏之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錄水東日記所載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書之書而自

題其後蓋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為是而必以朱子為
外家立後之言為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屬意于
漸者與公之力既不及自為而有待于漸漸之力于今
又未能為也將有待于其後與漸好古知禮必能愛公
以德而不負于公也公有女一人嫁莫因余與漸雅善
雖不足以知公然漸之請不可辭乃序而銘曰古者立
後惟祧是守惟族無遠族異則否公選于族未得其人
我施自出甥也則親曰字我甥以待有子天胡不然有

子而死公所未為甥能代之施鬼無餒終將賴之若古
有訓愛之在德預為此言以勒幽石

知縣胡君墓誌銘

君既卒而余往弔其家君之弟露出所遺囑示余大要
教諸子弟孝友廉謹退讓或各隨其材性所病而分與
之藥井井一如家人居常語其字畫適謹亦與君平時
手書無異蓋前屬續三日也及屬續露請訣無他言第
曰做人做人嗟乎死生亦大矣能精明若是足以知

君矣君年四十餘游南都師事呂先生仲木鄒先生謙之始聞古儒者之學時尚以牽於舉業故未能竟其意也君自南都歸而余罷編修家居時時與其弟露候余君峭立直剛而露恂恂朴實余心喜兩君之為人每相過輒竟日語其語大率世所謂迂僻者而兩君獨心喜之然君之意每若恨於向未有聞先生長者之言既有聞於先生長者之言而已晚者余嘗謂之曰回頭即岸矣何晚之云嗟乎君今卒矣岸乎與否君其自知之矣

而余竊謂觀君所以處死其足以知君者也君且卒囑
其弟請余銘君之墓君諱雲字雨之號霽齋胡氏譜相
傳以為安定先生之後自海陵徙無錫大父諱轅父諱
岳號西崖君自幼寡言笑不嬉弄不敏於他藝亦不習
於便猥稍長習舉子業為文豐約拘縱有法其居庠所
與游多豪士至戊子歲舉於鄉余亦以是歲舉己丑君
下第入南監始見呂鄒兩師而問學焉乙未復試京師
會聞母喪而奔哀號勞頓涉數千里入門骨立每哭輒

什三月後始力疾營葬事三年未嘗展顏色自君痛西
崖之早世也揭一聯於書舍曰思親每憶臨危日對卷
常懷赴考時弟露稍疾痛則君竟夕不寐露有三子接
而殤也露輦君為之蹙於額露展君為之解於頤君之
病也露左右寢處如子蓋君所以感之戊戌又不第始
就選為松陽知縣松陽處州屬邑也處州古稱難治而
松陽僻在山岩中先是數饑於水又屬開鑛居人爭駭
散君周旋撫諭僅而安集其諸奄校以鑛事至者又競

欲慮勃威君以浚於民而土人之不逞者又陰唆之君
慷慨辨詰不少屈竟與抗禮君又素廉撫拾無所得其
人至相誠曰母生事非他縣比也是以鑛事首尾二年
而民不甚騷君尤為分巡胡君有恒所知胡君介士也
嘗謂君曰官如水衙如水我最甘於清苦猶不及也松
之俗嫁女破產雖富族亦多不舉女有踰四十不能妻
者雖其良族亦率以搶婚為常事君患之始下令曰母
溺女溺女者重坐之又以為母子天性也惟痛節其送

女之費則女可蕃女可蕃則搶婚可不禁而息又下令
曰送女毋過若干過若干重坐之由是女亦浸育然去
官竟以搶婚事也始諸生王宰聘徐女有豪者奪而婚
諸其子君怒將置之法遂誣君於上官反覆辨詰久之
事白矣然竟以誤朝覲遂坐罷君性剛微類徧於人不
能瓦合其為令尤不肯脂韋軌法務在惠貧弱抑豪強
其抑豪強也取中法而已三年未嘗杖殺一人君既歸
每獨坐一小池亭或時與諸相知游息論學其間既老

矣不復泛觀他書惟好王陽明先生文集日玩誦之有
疾尚手摘其要語以為子孫訓其居閒非慶弔未嘗輒
入郡邑城或時入郡城一問訊余也始君為小池石馬
嵌以臨深字而問銘於余余未及銘而君卒矣于是銘
其墓君娶云云銘曰衆之生也如偶借機自多其能逮
其卒也如偶去機遂顛其靈君之生也趑趑蹢蹢不能
為巧逮其卒也垂絕之言一何了了不遭於生而安於
死蓋昔人有言豈以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

興國州同知徐公墓誌銘

復齋徐公既卒且葬而公之妻卞孺人寔先公卒至是合焉子顯佶等詣余請銘余姻也宜銘公公諱徽字朝典家於武進新塘之板橋大父錡父封戶部主事璟璟娶於陳為兵部尚書節愍公洽女孫封太恭人是生公公幼讀書善記雋於文詞自為諸生及與余大父給事公同時給事公故名士而公伯兄朝文與馳騁上下兩人交相善也公妻又唐之自出與給事公有連公既師

事伯兄而往來於給事公所切劘砥淬其文益昌後伯
兄與給事公同時登第去而公獨逡巡庠序間無所遇
久之始以貢為太學生則公年且四十餘矣又數年而
選興國州同知楚俗訾窳而興國負山阻習獷悍同知
職主賦頑黠逋租戲獄為常官司相沿一切以鞭箠鉗
鈇從事猶不能集公獨深隱之為弛其禁或時自割俸
代之償興國人往往惠公然其頑尚逋租如故時態公
終不痛繩督之其諸科條張設類多所縱舍公本魁岸

峭直居鄉曲間不肯與齷齪輩游又不能忍人之過或面誚讓至其蒞官行法乃更惻怛近人若此上官知公者亦厚獎之然久之竟坐課殿罷罷官而家又貧恬如也性好奕既居間則益以奕飲為樂或浪跡山水間閒則課諸孫句讀斥俗累一不挂心十餘年至嘉靖辛丑七月壬寅日乃卒年七十又七卞孺人父謨謨娶於唐給事公從姊於余從祖姑也能婉德於公少公一歲先公三年卒墓在歐墓山公所卜也葬以公卒之明年正

月二十八日銘曰仕不必達期適意處不必豐期無累
隕然自足人間世亦有好逌諧厥志考終最德石以識
訓導殷翁墓誌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
諱序者舉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
生璉璉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
閥閱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志氣撐拄門戶為事而
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

進至翁大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為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為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于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

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率五鼓起以硫黃熱火然燭至旦為常既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為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媿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為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為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為庠諸生在同庠諸生

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為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過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為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仕宦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蛇一出縣發科第一人翁始至一巨蛇出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為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

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為
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
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
子弟環列或劒負兩翁兩翁委蛇其間而出則與其故
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咏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
為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卧一
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
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

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為人貌偉少魁岸個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曰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云所著有龍巖稿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啟先嫡母之兆合葬于舜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余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其為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美謂翁數奇其偶在此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誌銘

趙府奉祀正曰陟崖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靜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今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曾祖諱珩祖諱尹父諱覲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為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匡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既沒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為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子曰守謙守約皆為太學生守謙娶白君省夫女守約

娶孔君叙修女女壻太學生邵鏊庠生曹棕太學生徐
莘君卒之日為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次其
地曰夾山其日曰卒之明年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
少已為太學生宜其可以坐而注官然君章章句句晝
諷而夜思瞿瞿然視其太學生常如白衣之不足以發
乎其身君故饒於貲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
耕課織贏入而縮出瞿瞿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橐之不
足以資乎其家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

君之志既種而獲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君以柅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為太學生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中間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既抑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官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不復遷轉君以故滋悒悒不樂居久之或有談趙王之賢聳踊君者君以為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遘疾竟以不起

嗚呼悲夫君為人重厚絕不以口郵傳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口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却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貧雖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疏布衣一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自其父母沒後奉養祖母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須然亦以祖母故也君葬既有日於是君之二弟子庸子明戚君之不顯於世而懼其泯然於後也

乃率其二姪以趙君克初所為狀詣余請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間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既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為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為今之沒沒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縱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驟後乘於鴈池兔苑之間亦未為不遇也筮仕於始哀方就官而殞身

若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略可睹矣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

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礪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

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酋
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
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
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脅骨六年陞思田叅將七年剿
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
為柳慶叅將帶鏢佩弩箚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
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培庫無月不有廓清為難
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

勁喜人怒獸籲黨鬪讐無歲不有鈴轄為難公御諸猺
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
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殲其
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
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
則公之所以殲淥里也土酋慮其數衆散其黨而孤之
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
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輦七山曇應諸谿峒凡五十餘

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為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勦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為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騎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

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為叅將嘗奏言於朝曰
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為賊而狼兵死不敢為賊者
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
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
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近
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為狼兵矣或慮
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
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

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為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

所料公既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叅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為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為瑩竈卧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為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為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頰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

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豁谷
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譎公曰吾譎賊耳非譎
人也知公者以為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
覺次黷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
南望淶里北睇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
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
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為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
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

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
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陞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陞
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墓而
請文於余余觀古者人臣有崇勲殊閎則上之人為之
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以彰其世美若古江漢
之詩而子孫樹有勲閎則亦歸美于其先而為之銘于

彝器以著于世若古鐘鼎敦匱之銘而詩與銘又必託
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文辭與功烈相炳
耀不朽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者經營江漢之績其
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
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為詩與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
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至意於是強為之序而銘之
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為東
甌襄武王諱和之弟襄武以故人從高皇帝起滁陽下

江東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為佐命首功忠以諸弟給事
幕下摧鋒陷堅與有勞績累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
榆林衛再改邳州衛忠生敏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
琥生公自忠至公凡五世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
既受任恭謹自將嘗督餉運廉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
兵官交薦之選掌軍政正德間流賊為患淮以北諸郡
騷動公始屯兵於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
兵入城與知州僇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

有騎至城下呼曰我從虜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為去曰昨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邳帥謀勇紀律整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辛苦四載卒完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疏其功能將擬擢用甫四十公即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為也扁其軒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人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瑾法酷度不能還欲自斃公為賣產完之劉馬莊賊起公與千戶張虎分兵

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為虎信地公即脫所披甲與之比
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江東聞史癡
者能詩畫善詠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散髮披襟而出
握手懽甚給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返公本將家子當
其擐甲躍馬鬚髯奮張可謂雄勇其興致所至乃絕與
騷人逸士號為清狂者相類若此公卒云云始都督為
儀真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服其膽勇余亦素知其
為人己亥歲余赴京師過邳都督飲余沂水之曲酒酣

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為不負其志也湯氏本鳳陽人遠祖皆葬鳳陽自忠以下乃葬邳之半戈山公從葬其兆先是天子續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呼其襄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礪是崇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為小宗螯弧太燾五世五傳以及於公保障於邳有寇草竊既乘其墉渠帥愕眙曰有人焉竟

不敢攻四十而退逍遙文墨牖下以終繫公有子既生
代公而才且雄分閫於真遂移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
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籍海上諸城晝閉不通
帝命都督爾習于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遂戮都
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
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
銘勒此豐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儀賓李公墓誌銘

儀賓江陵李公卒於嘉靖甲午九月某日年七十有七
先是公之配隆中縣主薨賜葬於江陵城東東湖之原
垂三十有八年而公卒遂以卒之明年乙未月日合葬
焉自公卒至葬天子賜祭二壇於是公之子中孚等圖
所以昭寵命謂銘不可非其人既葬久之乃以屬其友
唐順之追為之銘順之謹按公諱麟字應禎號西藪曾
祖璋祖灝皆不仕至公父愷始以鄉貢士知永新有惠
政遷吉安府同知公生而岐嶷既長頎而髯讀書善悟

解洞於聲律尤工字書得子昂體是時遼沅陵昭安王
以高皇帝曾孫遼簡王孫封沅陵屬近而勢尊其女欲
得佳壻壻之及見公喜曰吾壻如李生可矣其女者所
謂隆中縣主也以是奏授公亞中大夫為儀賓歲祿四
百石公本儒家子既為王族館甥又清以閒而公性故
坦率一切不營營於產至於聲色狗馬馳騁凡諸紈綺
貴戚素態又公所不好既清且閑而又無外累與他好
是以能游心於載籍或登高賦詩把筆肆書奕棋飲酒

清談酣笑睥睨宇宙逍遙人世之外以極騷人逸士之
樂而翱翔於諸王孫與鄉里耆舊之間以此適其志而
終乎其身蓋自諸史百家星官堪輿道書釋經下至稗
官小說皆能陟其津涯而發之詩歌清遠颯爽類其為
人有集若干卷嗚呼公在貴戚中其所謂翩翩者歟公
淡泊於財且素長者不猜逆人人或持券貸之不問其
能償與否輒與卒多為所負不計也有持券來者又輒
與如初故多貲以是後乃落莫矣亦無介於心顧謂諸

子曰汝兄弟不自樹立多金何益後諸子皆力學為儒者而長子中孚以進士今為府同知中孚前時推官鎮江公來鎮江視中孚所為皆當公意飄然遂歸中孚為推官用廉能徵以例出為令官其所樹立未艾也人謂公固宜有後云三子中孚其長也次中立次中行皆為邑庠生女六人皆嫁為士人妻初隆中縣主惟一女而三子五女皆出繼室謝孺人而孺人亦卒於公卒之後三年始公在孕時母史夢有麟袍乘白馬造門者吉安

公奇之遂以應禎名公而字之夢麟後值沅陵王不喜
二名則請易置公之名字而去其字之上字以為名今
名與字是也始者夢耳然公果麟袍白馬為貴人者五
十餘年噫亦異矣銘曰在漢尚主列侯之尊爰及後世
多取清門雖盛貌選亦以材授磊磊李公少敏而秀遂
以韋帶作合椒房惟帝展親用錫金章雖則金章而不
官守奕棋賦詩此外何有後有令子官於潤州公來自
西順江而流潤人迎公再拜稽首曰此鉅人吾侯之父

昔公在孕吉夢是逢究公所歷正如夢中誰云儒者未嘗語怪視履考祥太史銘在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為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為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主事于是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為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

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于家某年月日也公
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
僧以寄棺槨其中歲久積疊牆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
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攜一童子往讀書其
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
數以為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
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為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
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

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
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為詩者以
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
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已意略
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之士莫
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為詩者亦多
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為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
耶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

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無待也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彊直有節槩不善與時上下其為宦也亦往往多鯁自為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為守歷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徼地也副使君訢訢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訢訢然曰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塢塢之北麓乃克葬公先葬之日

副使君具公行事為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
不誣為之叙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
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家
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十有
九銘曰學古為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為此山澤之
癯肥封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為此梧州之阡

封知縣張翁墓誌銘

翁姓張氏諱獻可字廷諫號東涯世為無錫人給事中

選之父也翁少穎敏嘗有志讀書矣以貧故資生事為
急也故不得久從事於庠塾絃誦之業以貧故資生事
以多途也故嘗博通於醫卜星厯堪輿佛老諸家之說
然非其好也日奔走生事已至夜歸必篝燈讀經史不
廢已而更發憤習舉子業則年已過矣家又無錢可行
束修然經生碩儒以其志懇而禮謙也咸樂為講解翁
自以其年過而學也則益勤苦習師說已而援筆為文
輒數百言未嘗起草而會於經旨可以自奮矣然竟以

年限不得游庠校而邑中右族則爭迎致以為塾師翁
既每自惜其志之不就及子選為童子時而家故貧也
則羣之與諸弟子中而身自教之翁教子弟嚴而有法
溫溫誨誘不專訶朴故諸子弟視翁以為其父兄其教
選也嚴於其所以教諸子弟者不廢訶朴故選視翁以
為其嚴師選既冠翁猶為之改所業課而選畏翁一如
童時為塾師三十年諸弟子彬彬多成材者選以進士
起家為邑令能愛其民為給事中有直節蓋翁之所以

成就之者為深選令蕭山時翁嘗一往知民之安其令而令衙清冷如家故時則大喜居三日即歸曰吾非就養也選以言事杖闕下罷歸翁迎喜謂之曰顧吾與若母兩人老耳死諫是爾職不死是聖天子恩厚無量也翁以子官封蕭山縣知縣始翁涉艱苦其後子貴身為封官有輿廝可以代步而翁踽踽行步里巷中如故時翁居常遇人欣欣煦濡謙下後為封官年且高邑中推為耄耆而翁益欣欣煦濡謙下未嘗有自驕色於弟姪

睦於夫婦無忤言待童僕如子女性慈惻既老則謂子
選施無棺者棺畫圈於紙為圈者三千每施棺一則登
其日月於圈者亦一期盡始圈之數而續圈焉傭丐者
掩道旁露尸掩一尸與錢若干丐者每得露尸則喜以
為貨也亟奔走告翁自是邑中幾無露尸者計所棺與
所掩及翁之身已數千人而翁且謂子選汝終身行之
勿計數也煮藥膏以施瘡瘍者寒凍則為粥以食餓者
曰掩死人又何如活生人嗚呼可謂厚矣云云銘曰少

也食貧貲不謀身既稍自餘乃謀及人及人謂何所重者喪誰骼誰啗羸死不藏我覆我掩我槨我棺水免鼈魚野避鳥鳶古維有位方春掩骼翁隱人也而專是澤銘以頌翁義風可作

鈍齋吳翁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月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於妻徐孺

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既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孫毅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為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汝奈何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母悉吾意時

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藉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事後食為戒蓋款款望情以不愧先資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于鄉先君方痛吾祖

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始及第先君
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先
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他大
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恥為譎祕媼之態其遇事
雖不關已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者或乘其
踣也相與構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之構者亦知
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自若也先君且
死戒毋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願得當世名人一言

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祿養吾先君而又墜其將
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
哀憐之始余未獲識翁而交於情也久自壬午歲與情
同時入為郡諸生則已奇情之為人嘗竊嘆中世俗益
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已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恥往
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
志槩間嘗過余操十斛舟從羸僮一兩人徐與之言而
深察其意氣蓋絕與同為諸生時無異余益奇情知其

志所向與其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
矣且夫以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
登第之為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
所樹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
維天之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晦其
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礪
廉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汴源以為翁
誄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為青陽知縣數月有聲而
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士喪
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
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
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為業而處士治生
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
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攜筐往來吾

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
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
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
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未死勿憂也已
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
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
者言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留又難於為言而處士在布
衣中雅喜為詩又耽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

台鴈宕訪赤城佳處以為快於是坤即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鴈宕之游乎兒一旦綰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閒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于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柰何以吾故趑趄且吾欲往游即自往耳固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吐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鴈宕自恨而坤亦自以不能堅

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鳴噓不自得至是
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為狀來請銘按狀處士
諱遷字于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溪也處士為人
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可羈然緊其平生
亦少所出入於繩約其面折人過若硜硜不少讓然善
忍或睚眦之不為報也人亦竟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
不業儒然喜談詩翩然有逸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
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以錐毛恠惜為事而割田以

衣食其族之人為屋以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
進士也處士為之破券若干金妻李孺人有婦行處士
魁岸意氣而孺人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間掩瑕
絕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
太史子鍾銘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墓輒
慷慨低回久之嘆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
地下第為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間嘗語坤曰即吾死
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乎處士喜曰可矣故

其卒也坤為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宋元間以治筏為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沈其碗以為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筏而家華溪八傳至處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為藏兮赤城之墟僊人所嬉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殷秋野翁墓誌銘

殷生邦靖從余游嘗與余言其大父秋野翁之行甚具
余時獨心善翁未幾翁子文輝以吾友施子羽所為狀
來請銘狀中事多與邦靖所說參合余往無錫問其邑
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余益知
邦靖所說與狀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長者大抵多詭
情以釣奇至償金不復辨認牛不復問諸如此類史家
以為奇而列之長者然余以謂長者正不必然如秋野

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已矣未嘗有意驚奇節為名高然其處心行已亦往往多出於過厚一士人子負翁錢不能還自請以女婢翁翁不忍竟還其券嘗亡金篋中踰年盜不得已而邏者踪跡盜盜乃故翁所舍客客囚而見翁翁駭愕若固盜耶且金安所用客跪吐實曰余之妻公之金也請得賣妻以償公幸不獄死足矣翁惻然更乃出錢以與邏者求脫客而私語客曰女吾客也雖以此十數金贈

女不為過柰何以瑣瑣故絕汝夫婦之歡吾脫女女可
自杖拭客叩頭涕泣謝去客本善星術故翁嘗客之後
客竟為善士而以星故走江湖間數過無錫具土物候
翁歎曲久之乃去翁所居並醫局嘗有海寇邑吏鳩工
即局中高敞地繕軍器為備衆久役疫作人相枕翁乃
日擣椒蒜和酒以徧飲不病者而大鑊煮藥以徧飲病
者又日令不病者一人給事病者五人時其藥物而掖
搔之已而不病者得不染其病者往往得活相與詣翁

羅拜手加額為謝後數年有人與翁相讐翁子應試南京過毘陵驛讐者狙人驛旁伺翁子欲毆之沮其行翁子大窘忽有驛卒數人躍而前助翁子與之力鬪翁子由是免於難既免而詢諸躍鬪者乃故嘗役醫局中翁所活者於是翁子欲厚報之其人謝固不肯受競還家持果與雞饋翁子然後去此數事皆世所謂過厚然翁處心本如是未嘗矯而行之翁父病痰閉不可飲食屈伸翁夜禮北斗以禱已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頸

疑不祥甚明日驀有軍人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

翁異之果以針刺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然翁未

嘗言於人人亦莫之稱也翁諱俊字時選殷氏自布政

公以才見奇文皇帝而其後遂為文獻之族至翁以隱

行著而翁之叔季子姓多為儒者翁始以輸粟授冠帶

非其好也因自號秋野以寓其蕭散淡泊之志云布政

公生璉璉生廣成廣成生翁殷氏之先自毘陵徙家無

錫之嚴埭又自嚴埭徙家邑中其家邑中也自布政公

始翁配王孺人有賢行先翁二十五年卒邵文莊為誌
其墓子一人文輝云云翁年九十歲乃卒嘗以耆老請
為鄉飲賓者凡三十年應詔與賜老人粟帛者凡六墓
在嶧崱山葬以嘉靖年月日其卒也先葬之一年八月
十六日銘曰漢世論人必先長者寥寥誰哉嗚呼秋野
蕭孺人墓誌銘

嘉靖己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色奏言扈從章聖
梓宮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列御史罪狀自辨天子

逮御史於獄竟寬之使戍邊下兵部臣定戍所遣去而
兵部臣故御史嘗所劾者於是御史戍遼之瀋陽御史
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史為人慷慨
有氣自始為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令孺人知孺人
時時從隙窺見之自念不能沮又不能忍則款款為好
語解之且曰毋騷瑣生事為也已而御史得罪御史既
上疏則衷囚服而襲豸服以聽臺事後逮者至御史自
臺囚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攜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

測遂病聞戍遼報稍解矣久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
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黃姓士
尚其字孺人性謹厚其歸於黃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
餘年竟後姑死未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窶
孺人迎以歸與共哺糜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
心人以為難初士尚為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
尚果決負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於權勢人鯁鯁欲
繩以法而孺人濟以和柔溫慎其所匡助為多士尚廉

則孺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
四人學詩邑庠生娶某女學禮聘某女學海聘張君舜
舉女舜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為民與士尚同年
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日墓
在某所將葬士尚自瀋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史所載
王仲卿慙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
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余讀而悲之
以為臣之媿媿於其國妻之媿媿於其夫皆期於自盡

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恥其不言妻之於夫
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天子
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戇而免于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
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徙合浦後赦歸更以
采珠為富人家今天子至仁聖且將脫士尚于伍籍而
還之以與孺人相朝夕也有日矣孺人乃不幸死不得
如仲卿之妻特蒙後凋之福吁其命也夫余哀而為之
詞孺人以御史故得封御史在戍矣稱孺人者罪不及

孥也詞曰謂媛之生兮處深閨兮心奚所思遼水之涯
兮謂媛之死兮閔幽室兮魂奚所遊遼水之側兮

盛孺人墓誌銘

盛孺人蘇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存
仁之妻嘉靖丙申山人為給事中上疏咎於闕下謫為
民保安州居居庸孺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歸歸至家
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初孺人既字
於顧而遭母喪于是童而婦於顧為童婦三年而室於

山人孺人既以童而婦婉婉自屬於其姑錢孺人姑亦極意拊育之如其女孺人居常謂山人曰姑吾母也即姑百歲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所為縫紉漿酒糴資滌滌之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且得罪姑或不懌必跪而請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居居庸時時與山人焚香南向拜且祝幸早見姑已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歸歸而道病既至家強力羞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慙而呼

姑姑至與訣遂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旨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間則取小學日記故事稗官小說家誦說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則擊手詫嘆以為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為而陰以從史山人然者其始娠山人且游學慨然與之別曰君行矣謹毋以室家為意別三日而產子山人且上疏與孺人對坐土榻上夜草蔬忽若有鬼物嘯戶外孺人已心訝其不祥然竟不一語勸止及受笞以死

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為動或怵曰事叵測柰何可蚤自
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為動山人舁居庸而孺人尚居京
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窮徼莫肯往孺人獨以一女
子提衣糧觸風雪為諸僮先崎嶇走塞上就山人會山
人病瘡劇左右護持百方久之山人以不死其居居庸
也雖以不得事姑為憾然未嘗有一日羈愁不可忍之
色故山人亦安之既死且葬山人為之狀其行來請銘
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其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

者鉤牽兒女子語故噓噓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于是許之銘子三人可立太學生次可大早卒次可與女一許聘陸某故冢宰公孫墓在太倉新安鄉祔錢孺人之兆其葬日為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為給事幾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崔匪夫之故胡為乎來南望吳門既阻既遠匪姑之故胡為乎返間關而來間關而返今其休矣即安於坎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檣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詣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為職也臣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間觀者皆欷歔有

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卧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為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嫻諒其志遂絕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嫺宴好絕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

末疾踰屢歲湯藥禱祈拭掃溫扇至於頻盥櫛沐扶抱
吮摩抑搔便溺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
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
助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
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勗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
二子皆強學有立其一為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為諸生
曰寰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義宜
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櫟昧死奏制曰下

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蕙奏臣櫟言
不妄禮部臣覆奏制報曰如今于是禮部下常州府給
錢立緇楔遂如今後四年而憲舉進士孺人從憲於京
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詣余請曰子其為憲母書
墓隧之碑匪敢曰以嘉惠憲母其以對天子之寵命而
章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余既以許憲因自念嘗
讀漢史黃霸傳霸為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
弟貞婦順孫者為一輩先上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

益於廉貪貞忒之行而適足以導僞長謾霸敝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誣其敝也均今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於褒賞者參輿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不甚遠乃知蔽之言於漢要未為過余家武進往來無錫間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櫝之為此舉也其

可以當黃霸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余以是具載其文且為之銘曰於皇有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弟孝子順孫有一於此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櫝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艱維節之完維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巡吏其核以來御史蕙對守言不妄維帝曰咨朕心所貺乃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為來者是式

王母繆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信陽王養之至京師攜其兄所纂次其母繆孺人之行請余銘諸其墓余嘗往來信陽時孺人沒未久鄉人多有能道孺人事者余聞而善之又嘗會養之之兄及姪之為州學弟子者皆秀而有文蓋徵孺人之能教也遂許之銘而養之又言為其卜墓地時頗有奇怪始得二地堪輿師不能擇疑不決者久之忽一夕孺人夢若有告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師堪輿師初亦不知其為某形某形也復

至其地熟視之則某地果某形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乃徙某形者竟吉嗚呼聖人不語怪若此者何說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孺人信陽繆君諱家之女王君諱虎仲威之妻孺人嫁於仲威若干年而仲威先卒是時諸孤六人其幼者四人尚髫髻也孺人恐墜門戶督諸子稍長者使服田賈治生產不得游蕩擇其幼而敏者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每漏下五鼓親叩寢戶使就燈火後諸子皆長大娶婦諸孫且

斬斬孺人亦老且衰矣猶教之不弛於曩時有不率教者雖斑白必加誚讓或至鞭笞之不貸其嚴如此性素慧好聽古書列傳談說理道者惟恐不得聞至於里巷不雅之語惟恐聞之能薄飲食諸子有進重肉者輒不食至奉賓客未嘗不豐潔勞於治家能拓其業至於周卹貧匱為粥以食饑於歲者雖費無所惜此孺人之行其子所自為叙與余所聞於鄉人者大率近之矣孺人卒於嘉靖十有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七子男六鑑鎮

欽鑰鎬銳鑰州學生銳余同年進士也今為武昌令銳
初調崇明令以海道險不能迎養為憂孺人曰地之夷
險惟君所命汝弟安之況有汝諸兄奉我汝母以我故
阻抑其志且此未必非福也曾無戚容後銳以能調曲
周又調安邑孺人聞之曰當益慎其官則可亦竟無喜
顏故銳數為令多以能稱孺人教之也女二人與子某
皆先孺人卒孫男十七人某某皆州學生初余既許之
銘久未有以應也後余家居而銳為武昌令遣使來速

銘乃克為之孺人葬以某年月日合於仲威君之兆故
孺人所夢處也銘曰有崇斯墳神所基也山鬼護門辟
魑魅也氣如春溫君子憩也生以為婚死不離也陰彼
後昆永無匱也

蔡母鄒孺人墓誌銘

蔡生瀛喪其母鄒孺人將葬請銘于余因泣而言曰嗟
乎吾母之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母之
殯且葬也僅于斂形無以厚其終而忤于心此昔人之

所為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瀛也奈何既而曰吾母雖
鬱于生前庶幾可彰于身後雖葬不能備禮庶幾可藉
此一片石而貽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幸哀憐之初生
嘗學于予予固喜生之貧而有志也于是許生為銘其
母取生所為狀而叙之云鄒孺人者無錫鄒君廷章之
女蔡君元際之妻邑庠生瀛之母蔡君雖大族然貲故
貧君又倜儻不事畜藏囊篋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
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為之經營黽勉于其內也生

瀛學古為儒不以貧故墮壞其業而隕穫其志以孺人
為之母而教督之也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
孺人無子而有子以孺人為之女而迎之使就養于蔡
也蔡君前所娶華孺人既歿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
者以孺人為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已子女同也
孺人之為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為女也如子有終
養之孝焉為後母也如母有鳴鳩之均焉而享年止于
四十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

報于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為悲痛而必求余銘者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日合于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婦德含章弗耀厥美曷銘孺人吾識其子作銘者誰維太史氏銘如可滅石亦可毀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代父作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于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

于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為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
一日始同葬于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
孺人之銘來請于余余有女嫁于賀而汝勉之女又妻
于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况鄉進士
姜君為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
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昺孫賀皆丹陽鉅族而楊之
族亦望于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于賀氏有朱陳之睦
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婉克婉厥美蓋若生于一

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為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為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于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賀氏無子為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沒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于已子不

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
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
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天孫年止三
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
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雖然顧
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
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為楊孺人
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銳周

書皆孫出而銳者余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為之銘曰
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厥魄其死也不偕行
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楊母唐孺人墓誌銘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
有懷翁之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婦太
學生東野君諱墉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
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官給事公

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襯歸毀而嘔血
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
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
孺人煢煢遭兩喪哀慟積痞而痼晚年又遭叔父喪慟
而又病病少間痞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
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
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饒給周孺人又甚愛
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留乃去

既去則我饋遺問訊之使日不絕於路孺人亦數相報
以為常當是時孺人不知為婦之勞而晏然有為女之
樂後周孺人既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產
東墅又少讀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于曩時孺人上奉
寡姑下釐家務井臼蠶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
饒給也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產為四則家又益落自
周孺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
後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饋遺

問訊之使其數與疎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家
既稀濶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攜妻子往田廬治田或往
贅于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勉有無至老且病或
不自休也蓋孺人所歷于夫家與母家凡三世而三變
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懷翁與孺人最友愛孺
人病且死而有懷翁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候其藥沒
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沒則姪正之往憑
其尸而以訃于永州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

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
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
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銳鑿鑄鉗也鑿太學生鑄鉗郡諸
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而卒
遂與孺人同時以葬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
哭之極哀遂以病女一嫁郡諸生蔣瑄孫男五葬以十
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合于東墅君之兆將葬塋
瑄既為之狀而順之乃銘曰夫窆其中旁有令婦孺人

歸此其永不朽

吳母唐孺人墓誌銘

吾唐氏之先以詩書長厚創其家子孫相與守之其女子亦往往有化於其風者若孺人其一人也性喜書自孝經女傳諸所常誦之外至於鑒藥卜筮種樹之書顧不如專門家耳然未嘗不通其旨其試之亦數數有效往來姻戚所或見有異書及諸裨官小說輒攜取以歸旬日而還之則既誦習之矣既老尤喜佛與道兩家言

曰蔬素食焚香宴坐或夜中起坐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為者嗚呼使孺人不為女子其可以語於儒者性情之旨矣乎不然亦當為博涉多藝能人無疑也其裋身不為矯飾然子女褻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其治家耕織累積絲粟然施藥與棺饘粥餓者至不以脫簪賣衣為解其於族里雖其襖襪藍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富貴人其於姻戚雖其幾世之遠姻歲時棗栗暇脯之問施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

孺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孺人未嘗失禮於我性柔
儉慈靜不色笑而其氣溫然其於父母舅姑尤篤既嫁
至老數十年間每語及父母苦楚輒欷歔泣下舅姑既
沒數十年間孺人亦已傳家事矣惟四時饋奠必躬滌
濯羞醑烝以為常孺人之卒也以歲祲避寇城郭痢疾
五十日卒嘉靖乙巳七月廿有六日也享年六十九月
十日返葬於董墅里合於其夫榆林衛經歷南墩公之
兆禮也南墩諱靜夫姓吳氏舅曰七品散官水南翁諱

良瑞姑曰張孺人父則余大父給事中贈奉訓大夫曾
可公母則余大母贈太宜人周也子一人國平云云孺
人同母三人余父永州守有懷翁其一人也姊一人嫁
於楊先孺人三年卒姊病時孺人往候姊左右抑搔給
事者月餘姊與之金墜胸為訣至是而孺人亦死蓋有
懷翁三歲而遭二同母之喪哀之而不忍銘也謂順之
曰小子銘之銘曰產於郭歸於鄉終於郭瘞於鄉蓋魂
氣何所不之而骨肉茲其永藏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
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修
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
而生於姊妹行為第三孺人幼穎慧糾組字書不煩於
教而若素為之兄每曰惜女不為大夫子而有懷翁亦
為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
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

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為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為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膏沐筭櫛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

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搏約於既貴之
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
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
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
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為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
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
意所注輒婉為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
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更其間是以懋中每自

喜以為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中而北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欸欸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欸欸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憤矣索杯羹嘗之以為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攜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

數千里固已心恐懼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于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為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

日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為狀
矣而余為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
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弟婦王氏墓誌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
文炳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郡學生正
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
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

裝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為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余妻莊稱之曰吾孀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

必以諮之姆孀間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妯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為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余弟靳靳以年始弱冠為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為置妾至親為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割牀第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以已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

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
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為訣其所分
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為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
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為難而能置妾於
少年始婚之時則為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為難
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為難蓋其自少知書稗官小
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
不為男子余以為正使其為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媚

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余父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為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疎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弟能知彊於為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從臾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

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
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
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
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
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
之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
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惟此不辰讓娠於
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灾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

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荆川集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毛杞